

论“是”与“yes”*

北京师范大学 张和友 香港中文大学 邓思颖

提要:本文主要讨论肯定应答和单独使用的“是”的句法属性问题,认为这种“是”基本上可以看作一个允准动词短语删略的动词性词类,删略的动词短语句法上基本可以还原。这一结论来自两方面的论证:一是汉语内部“是”与“对”的对比,后者在句法上可以分析为主语省略结构,这种对比显示出“是”的功能语类属性;二是汉英之间“是”与“yes”的比较,后者基本上是一个叹词,是实词、虚词之外的一个独立语类。结果表明,“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词汇意义,本身不是自足的,需补充小句进行语义解读,“yes”本身是自足的,只是句法上的要求并不清晰。

关键词:是、对、功能语类、动词删略、句法学、汉英比较语法

[中图分类号] H3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11)02-0111-08

一. 引言

对“是”的研究语言学界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有些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还有如下问题似乎未得到关注:首先,“是”的系词身份跟形容词性密切相关(王力 1937/1980;郭锡良 1990/1997),形容词性的“是”在意义上与“对”相当,分布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句法性质有很大差异,为什么?¹其次,进一步地,单独用来回答问题的“是”、附加问句(tag question)中的“是”、动词短语删略(VP-ellipsis)结构中的“是”的性质是什么?第三,从比较的角度看,“是”在回答问题时跟英语的“yes”相当,而跟英语的系词“be”不同。两种语言间这种表面上的“错对”现象如何解释?

上述问题可归结为一点:带有肯定性“确认”(identification)特征、跟“对”、“yes”有关涉的“是”的句法特性是什么。“是”的“确认”特征与“对”关系紧密,本文对“是”的系词性

身份与形容词性身份暂不作对立式区分,而着力讨论肯定性的(affirmative)“是”与“对”在句法上的异同,以及“是”与英语的“yes”之间的差异²。

二. “是”还是“对”

“是”作为系词是从其指称性特征演进而来,这已成为学界的公论,可能指代性的“是”在系词化过程中曾经受了其形容词性的影响。形容词性的“是”语义上解作“对”,相当于“是”的“对”也是形容词。理论上讲,二者的句法特性本应相若。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两个词语义相当,词性相同,并在一定环境中可以相互替换,可事实上它们在句法上却多有不同。

先看相同的一面。下列句子中的“是”与“对”形式上可以替换:³

(1)问:下次课要介绍句法理论,你知道吗?

答:是/对,我知道。

* 感谢徐晶凝博士、John Wakefield先生对本文语料验证提供的帮助以及黄瓚辉博士对本文初稿所提的意见。本文在“第四届形式语言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7月20-2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宣读,感谢黄正德教授的指点及其他与会者的意见。本文在修改过程中部分参考了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编号:G-YX85)的资助,特此致谢。

¹ 将汉语系词视为“是”只是就普通话而言,并没有考虑南方方言的情况,例如客粤方言中的系词“係”。

² 本文暂时只考虑“是”在根句(root clause)中的情形,不涉及嵌套小句(embedded clause)的情况。

³ 本文所用例句,一部分来自语法论著和权威词典,一部分是经过验证的内省句。除非需要,我们才注明来源。

(2)张三喜欢看书,是不是/对不对?

(3)张三喜欢看书,是吗/对吗?

(4)张三喜欢看书,不是吗/不对吗?

可是,在一种祈使应答中,“是”不能被“对”替换,例如(5)。

(5)军官:请迅速排除雷障!

士兵:是!/*对!

(1)与(5)的对比表面上看似乎是先行句的语体风格不同造成的,实则由“是”与“对”的不同特征决定,这一点后面再论。

值得注意的是(2)-(4)中的附加问句形式。从表达上看,“是不是”、“是吗”、“不是吗”确有某种语用效果上的不同(邵敬敏 2008)。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是”与“对”的替换,以及“是”与“对”的句法特性差异对这两种附加问句形式表达功能的影响。

“是”构成的附加问句“是不是”等形式是针对前一小句所陈说的事实/事件的追加询问,跟英语中由 be 动词或助动词构成的所谓反意疑问句相当。“对”构成的附加问句“对不对”等形式则是一个歧义格式:既可以是对前一小句所陈说事实/事件的追问,这一点跟“是不是”等相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对前一小句的主语执行某种行为的适宜性的疑问。例如,(2)-(4)中,“对不对”等除了问“张三喜欢读书”这一事实是否成立之外,还可以问“张三喜欢读书”这一行为是否适宜,这一点在(4)中表现得很明显⁴。“对不对”等与“是不是”等在表达功能上的差别,跟“是”与“对”各自的句法特性不同相关。

下面的例子显示:“是”与“对”在很多环境下是对立的。

(6)a. 你的话对了一半儿。

b. *你的话是了一半儿。

(7)a. 哟哟(经常出错)这次总算对了一回。

b. *哟哟(经常出错)这次总算是了一回。

(8)a. 我对了四道题。

b. *我是了四道题。

(6)-(8)中 a 与 b 是最小对立,差别的缘由显然在于“是”与“对”。“对”带有起始体(inchoative aspect)特征,可以体现为一个由始而终的变化过程。所以,其后可带完成体语缀“了”和数量宾语(一半儿、四道题)、动量词(一回)和限定性短语(第四题)宾语。概括来讲,就是“对”可以量化。比较而言,“是”缺乏“对”的这些特征,不可以进行量化,所以,(6)-(8)的 b 句不好⁵。不过,“是”用于完成形式,近代汉语里就有用例,如(9),汉语口语中也能听到,如(10)。

(9)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10)是了就算了⁶。(引自 Chao 1968: 718)

“是”与“了”连用,说明它也有起始性特征。但另一方面,“是”不能带数量宾语、动量词和限定短语宾语,可能跟它有较强的功能性而“对”有较强的词汇性有关⁷。这一推测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到。

⁴ 有意思的是,“对不对”等形式在两种表达功能上的差别跟“是不是”等形式是一致的,大致是:“对不对”倾向于肯定,“对吗”倾向于要求确认,“不对吗”倾向于反驳(参见邵敬敏 2008)。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前一小句是系词句,则附加问句“是不是”等尽管可以替换为“对不对”等,但其第二种表达功能被抑制,这是由“是”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可能在极少数情况下,前一小句为系词句,“对不对”等也表现出较弱的第二种功能,尤其是“不对吗”。

⁵ 能否带某类宾语与动词的词汇特征有关,以往已有研究,如马庆株(1981)。生成句法对动词与数量宾语、频度宾语之间关系的研究值得关注,如 Huang *et al.* (2009)第三章。此外,“是”不能进行量化是指它不能同时带时体语缀“了”和数量宾语等。例如,(i),(ii)中“是”不能带“了”。

(i)平均数是(*了)五个。

(ii)光重伤就是(*了)七次。

⁶ Chao 认为这里的“是”为形容词,相当于“ok”。这样,(9)、(10)中“是”与“了”连用,说明它具备“对”的某些特征。

⁷ “是”虽不能带数量宾语进行量化,但可以在其前加上程度副词进行量化,这在近代汉语中也有用例,如(i)。对北大 CCL 语料库的检索显示:现在口语中更常用的是“很+是 X”,“很”限定的其实是“是 X”而不是“是”。“对”没有这种限制。

(i)湘云道:“很是很是。”(《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11)a. 他这样做对。

b. * 他这样做是。

(12)a. 我认为张三对。

b. * 我认为张三是。

(11)-(12)也是两个最小对立,假定如前所说,形容词性的“是”跟“对”相当,那么,为什么“对”可以直接做谓语,而“是”则不行?这也应该跟“是”不具有“对”那样的词汇特征有关。

前面指出,“对”能像“是”那样形成附加问句,尽管二者的谓述功能有别。有意思的是,是非问句中“是不是”却不能由“对不对”来替换,如(13)。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让“是不是”居于句首,形成是非问句,“对不对”也不可以做这样的操作,如(14)。

(13)a. 张三是不是喜欢看书?

b. * 张三对不对喜欢看书?

(14)a. 是不是张三喜欢看书?

b. * 对不对张三喜欢看书?

似乎没有证据说明(2)与(13)-(14)的“是”与“对”的性质不同。既然这样,为什么“对不对”在附加问句中能替代“是不是”而在是非问句中不行?这跟“是”与“对”的性质相异有关:“是”有较强的功能性,可以带小句作“补语/表语”;“对”是真正的不及物动词,只可以带数量宾语。基于这样的差别,可以认为“是不是”带上句子S或者动词短语VP作补语,构成一个功能短语,用以表达说话者“确认”某个事实。附加问句中,“是不是”之后可以带上拷贝性质的“这样”(=S, NP)。相较之下,“对不对”只是对某个事实做出谓述,构成词汇性短语。

“是”与“对”还有一个重要差别:“是”能进入动词短语删略结构,而“对”则不可能允准(license)删略的动词短语,如(15)⁸。

(15)a. 张三喜欢看书,李四也是 e 。(e=喜欢看书)

b. * 张三喜欢看书,李四也对 e 。

(15a)后一小句含有一个空语类“ e ”,就是删略的动词短语“喜欢看书”。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能替代“是”成为空语类的允准者,所以(15b)不好。(16)似乎是反例,但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是一个词汇替换问题,因为这时后一小句也可以采用“是 e ”形式,只是不如直接用“对”自然。(17)更进一步显示“是”与“对”在允准删略的动词短语方面的对立。

(16)a. 张三对,李四也对。

b. ? 张三对,李四也是 e 。

(17)a. 张三对了一半儿,李四也是 e 。

b. * 张三对了一半儿,李四也对 e 。

上述诸多事实显示: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替换成“对”,但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主要的;即使在能够相互替换时,仍然存在谓述功能的差异。有理由相信,“是”与“对”自身的特征不同:“是”主要是一个功能成分,而“对”则是一个词汇成分⁹。“是”的句法位置高于“对”,有(18)为证。

(18)a. 他这样做是对的。

b. * 他这样做对是的。

(18a)中“是”也可以删除,形成以小句“他这样做”做主语、以“对的”做谓语的句子。“是”的出现只是让这种谓述功能外显化,形成断定性的功能结构。

(19)[_{FP}[_{Spec} 他这样做 [_F是 [_{NP/AP} 对的]]]]

“是”的句法位置高于“对”的另一证据是(13)-(14)那样的是非问句中“是不是”与“对不对”的位置对比:由于“是”为功能性成分,所以“是不是”可以作为功能成分带句子S或动词短语VP作补语,投射为一个功能短语FP,形成是非问句;以(13)-(14)的a句为例,句法结构如下:

(20)[_{FP} 是不是 [_{IP} 张三 [_{VP} 喜欢看书]]

如果主语“张三”移位至功能短语FP的指示语位置,就形成(13a);如果不移位,就形

⁸ 动词短语删略是常见的句法现象,因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与“对”的句法差异问题,拟不就此详论。

⁹ 黄正德(1988)根据与助动词之间的平行关系,证明“是”为助动词。如果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本文将“是”看作功能成分也应该可以接受,因为助动词本身就是一种功能成分。当然,黄的文章主要讨论带有焦点标识功能的“是”。

成(14a)。

词汇性的“对”可以进入正反问句,当正反问句中有“是”出现时,“对”居于“是”之后,这也证明了“对”的句法位置不及“是”那样高。请比较(21)中三个句子:

- (21)a. 这样做对不对?
 b. 这样做是对不对?¹⁰
 c. 这样做是不是对?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肯定性答句中的“是”字结构可以分析成一个删略的句子,如(22)所示,其中的动词短语也可以用谓词性的“这样”替代。而用“对”作肯定性回答的结构则可以分析成一个主语省略的句子,如(23)所示¹¹。

(22)… 是 VP

(23)… [e] 对

(22)-(23)可以较好地解释(15)-(17)中“是”与“对”之间的对立,对于“是”和“对”在(1)、(5)中的差异,同样适用。(1)既可以理解为“是介绍句法理论,我知道”,也可以理解为“[你的话]对,我知道”,所以,两种回答都可以接受。(5)旨在确认命令者所发出的命令(事实),并去执行(遵命),意即“是要排除雷障”¹²。

“是”和“对”句法特性不同,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二者在问句中的表现看出。在问句中,“是”有时表现得跟“对”相同,如(24)-(25);有时又不同于“对”,如(26)-(29)。

(24) 你是去北京吗? ——是/对(啊/的),我去(北京)。

(25) 你有没有去过北京呢? ——是(的)/对(的),我去过(北京)。

(26) 你喜欢北京还是喜欢香港? ——*

是/? 对,我喜欢北京。

(27) 张三要借哪本书? ——哦,*是/对(了),他要借那本句法书。

(28) 谁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对(了),隔壁老张读过。

(29) 你想吃什么? ——*是/对(了),我想吃牛排。

在是非问句(24)和正反问句(25)中,答句用“是”和“对”引导,都没有问题。但是,在选择问句(26)和特指问句(27)-(29)中,“是”不能引导答句,而“对”引导答句则没问题或者要好得多。

“是”与“对”在上述问句中的不同表现跟前面所论两者特性及其句法结构如出一辙。(24)-(25)中,“是”的后面能带上语气助词(例如“啊”)和句末的“的”,可见“是”是一个经过删略的小句,“是”的后面实际含有一个删略的动词短语,也就是具有(22)那样的句法结构。作为一个间接证据,我们注意到“是”作为引导词,有时可以形成向后拷贝,回答前面问句的现象,例如(30)。从(30)可以发现:“是”和“的”之间应该包含了删略的成分,在某些语境下,被删略的成分可以显示为具有回指功能的“这样”。

(30) 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这样)的,罗素与休斯明智地同意道:“你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北大CCL语料库)

我们还发现,“是”与“对”在问句中的异同表现也跟问句和疑问词的性质有关:是非问句一般用于非中性(non-neutral)语境中,预设问话者有一个立场,答话者先从正面肯定问话者的预设¹³。所以,“是”后允许出现可

¹⁰ (21b)在有些说话人看来不大好,这大概是由于“是A还是不A”这种选择问句的连接词“还是”省略之后,造成一种“尾大不掉”现象,不合韵律。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质疑,引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¹¹ 黄正德教授告知,单独回答问题的肯定性“是”是一种遵命,“对”是对对方所言的谓述肯定。“遵命”其实就是对事实的“确认”,反映到句法上就是(22)那样的结构,谓述肯定的“对”句法结构就是(23)。

¹² “是”在古汉语中就有所谓“意动”用法,也就是“认为……对”之义。例如(i)中的“是之”、“非之”对举,分别表示“肯定它”与“否定它”的意思。现代汉语由于祈使语体风格的限制,单独一个“是”表示肯定对方所言事实,“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当于古汉语的“然”,“是之”相当于“然之”。“对”则缺少“是”的这些特征。

(i) 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

以删略的动词短语,语义上指代问话人预设的内容。正反问句基本上是中性的(neutral),但(25)那样的“有没有VP”正反问句也可以是非中性的。这时,“是”后也可以出现可删略的动词短语¹⁴。相对而言,选择问句一般是中性的,不预设问话者有一个立场,“是”后不容易出现一个指向预设立场的动词短语。所以,我们不能用“是”来回答选择问句,纯粹词汇性的“对”勉强被允准,如(26)。特指问句(27)-(29)也是中性的,“是”后也不能出现一个指向预设立场的动词短语,所以,也不能用“是”来引导答句¹⁵。

(27)-(29)用“对”来引导答句时,说话者往往思索一下,体现为一个间歇停顿,如(27)中的“哦”、“对”在句法上可分析为(23)那样的结构。有研究表明:疑问词就其语篇功能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有话语连接功能(D-linked discourse),如英语的which短语;另一类没有话语连接功能(non-D-linked discourse),如英语的who、what。但是,疑问句的句法语义很复杂,疑问词的语篇功能也会因语言而有别¹⁶。(27)-(29)中的疑问词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话语连接功能,问话者预设听话者已经或者将要做某事,听话者思索之后,肯定问话者的预设。结构上为主语省略的“对”比较容易满足疑问词的话语功能特征,所以,可以引导答句。“是”由于其后不易出现一个指向预设立场的动词短语,所以不能引导答句。

反问句问话者带有更加明显的倾向性,“是”后很容易出现一个指向预设立场的动词短语,并且进行删略,可分析为(22)那样的结构。(31)中“是”实际上是“是不该离开啊”。同时,也可以用结构为(23)的“对”来引

导答句。(31)的答句也可以为“[你的看法]对啊”。

(31)你为什么要离开呢?——是/对啊,我当初要是不走该多好啊!

在某些语境中,“对”带上时体成分“了”,引导一个小句,表达“突然想起某件事”之义(吕叔湘1980)。“是”则不能进入这样的结构,这跟前述“是”在特指问句中与“对”的差异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对”的主语更虚,是一定语境下的引申。

(32)*是了/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三.“是”的对应者:yes?

英语跟“是”最接近的词是be(王力1937/1980;Chao 1968),两者句法上应该更为接近。但事实上它们的句法表现迥然不同。这可能跟它们的词汇特性不同相关:“be”携带时态特征,而“是”则没有这样的特征。本文的讨论不涉及“是”与“be”之间的关系。从语义上说,“是”与“yes”存在对应关系。有意思的是,“是”所具有的句法特性难以推及到“yes”上。反过来看,“yes”除了跟“是”有对应关系外,还跟“对”有对应关系。

(33)曰:“是鲁孔丘歟?”曰:“是也。”(《论语·微子》)

对于(33)中的第二个“是”,王力(1937)认为像英语的“yes”。“yes”也可以用来表示同意对方的要求或给予允准(Hornby 2005),如(34);也就是具有类似(5)中“是”那样的用法,但却不具有(22)那样的结构。

(34)军官: Smooth away landmine quickly!

士兵: Yes, Sir!

¹³ 根据陆俭明(2005)的研究,说汉语的人在回答是非问句时,首先要注意问话者的疑问点,并对其做出肯定(同意)或否定(不同意)。我们这里所说肯定问话者的预设跟陆俭明(2005)的分析是一致的。

¹⁴ 北大CCL语料库中这样的例子是不难找到的,如(i)。问话人自问自答,“是”后被删略的动词短语可以指向一个预设的答案。
(i)他有没有把账单看了,是的,他当然这样做了。

¹⁵ 有关问句的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可参考Li和Thompson(1979)的著作。正反问句的问题比较复杂,可参考丁声树(1961/1999)、Huang(1991)、朱德熙(1982/1998)的著作。

¹⁶ 关于疑问词的话语连接功能,可参阅Pesetsky(1987)的著作;疑问句的句法语义问题,可参阅Karttunen(1977)的论著。

“yes”单独构成疑问句的用法很像附加问句中的“是”，但二者的结构也不相同。

(35)a. ‘Sorry I’m late—the bus didn’t come.’ ‘Oh yes?’ (Hornby 2005)

b. “对不起，我来晚了——汽车没来。”“哦，是吗？”

(35a)中的“yes”是一个叹词(interjection/exclamation)。叹词是既非实词又非虚词、既非体词又非谓词的独立语类，并不是功能成分。所以，“yes”不能进行“是”那样的功能投射，不具有(22)那样的结构，“* Oh yes—the bus didn’t come?”是不合法的结构。“yes”对句法上的要求并不清楚。从语义解释的角度讲，(35a)的答句相当于“it is so”(暂不考虑语调)。(35b)的答句具有(22)那样的结构，这种句法结构直接反映了语义上的理解。

“yes”不能像(2)-(4)中的“是”那样构成附加问句，英语的附加问句是用“助动词-主语”这样的形式来构成的，如(36)-(37)；也不能像“是”那样形成是非问句¹⁷。

(36)a. John likes reading books, * yes? /doesn’t he?

b. John doesn’t like reading books, * yes? /does he?

(37)a. John is a footballer, * yes? /isn’t he?

b. John isn’t a footballer, * yes? /is he?

“yes”有时并不独立成句，也并非答句，只是正面接应对方，跟肯定应答的“是”对应。“yes”和“是”都可以不用。

(38)a. I enjoyed her latest novel.

b. Yes, me too. (Hornby 2005)

(39)a. 我喜欢她最近的那部小说，你呢？

b. 是，我也是。

(39b)第一个“是”与(38b)中的“yes”接近，两个“是”前后相承；第一个“是”先肯定问话人的预设，其后隐含一个删略的动词短语，

第二个“是”语义上拷贝了这个预设，并允准前一个“是”后的那个删略的动词短语；不同在于：后者可以在句法上还原，如(40)所示，而前者不可以还原。(39b)中的第一个“是”也可以代之以“对”，形成空主语结构“[e]对”，不妨理解为“你的看法对”。表面上答非所问，可能收到一种额外的语用效果，这跟“是”与“对”在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中的表现是一致的。

(40)是 $\forall P_1$ ，我也是 VP_2 ($VP_1=VP_2=$ 喜欢她最近的那部小说)

上述两个“是”之间的差异在英语里可以很好地区分：分别由“yes”和助动词“do”形成的结构去完成。(38b)中“yes”自身句法结构不清楚，不可能像“是”那样允准一个删略的动词短语。其后的“me too”实际上可以看作小句“I/me enjoy it too”的删略。

此外，“yes”可以单独出现于自问自答的语境，如(41)-(42)，“是”似乎很少具有这样的用法。

(41)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dance. (*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42)But what did you go out to see? A prophet? Yes, I say to you, and more than a prophet. (*New Testament of the Holy Bible, Matthew, Chapter 11*)

对一般疑问句做肯定回答时，“yes”通常是不可缺少的(Huddleston & Pullum 2002)，“是”则是可选的，或者由“对”代替。跟(43)答句对应的一般包括(44)中的 a-b 两种形式，c 则不是好的答句形式。

(43)Have you seen it? ——Yes(, I’ve seen it).

(44)你看过吗？

a. 是/对，(我)看过。

b. 看过。c. *是/*对。

¹⁷ 感谢 John Wakefield 先生对这里语料的验证。

假如上面的观察与分析正确,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肯定性的“是”与“yes”在词汇上都可以分解成“it is so”(是这样…)加上删略的句子。“是”跟“yes”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两者的差异是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可以允准删略的动词短语,其后可以补充一个小句,具有(22)那样的结构;同时,“是”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替代“对”,带有一定的词汇性质。相比之下,“yes”本身在语义上是自足的,句法上无需补充小句,自然也就没有(22)那样的结构。“yes”不可能形成(2)-(4)那样的附加问句结构以及(13)-(14)那样的是非问句结构。(15a)中“是”允准空语类“e”并可与其显性形式共现,“yes”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35a)与(35b)的结构分析可以作为旁证。“yes”纯粹是功能性的,而“是”除了功能性,还具有一定的词汇性。

“yes”与“是”间的差异归因于二者的语类特征不同:“是”为带有一定词汇性特征的功能词语类,它在句法上的表现比较清楚;“yes”主要是实词、虚词之外的独立语类:叹词,它对句法的要求尚不清楚。

四. 结语

总结起来,“是”跟“对”以及“yes”之间的关系大略如下。首先,这几个带有肯定性语义特征的成分共享某些句法属性,但其句法特性的差别是主要的。其次,“是”与“对”的对比说明“是”基本上是功能性语类。第三,“是”与“yes”的比较表明:“是”仍有一定的词汇性,本身不是自足的,其后需要补充一个小句进行语义解读,句法上存在一个删略的动词短语;“yes”本身是自足的,无需补充小句来进行语义解释,但其内部结构不清晰。

方法论上的一个说明是,本文将“是”与“yes”而不是跟“to be”进行比较,一则从真实口语语料看,具有肯定确认功能的“是”与“yes”表达功能对等;再者,从文本翻译的角度讲,二者在相同的语境下最为接近。这种比

较从一个较小的角度透视了汉英在结构类型上的差异。

汉语内部的对比以及汉英之间的比较昭示我们:一方面,功能范畴与词汇范畴之间有明显差异,“对”没有像“是”那样发展成系词也可能跟二者的特性有别相关联;另一方面,不同语言之间即使语义上对等的成分,句法特性也可能相去甚远。“是”相较于“对”,虽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但跟语义对等、表达功能相同的“yes”相比,却显出词汇性的特征。“yes”是一个叹词,基本上可以看作实词、虚词之外的一个独立语类,居于语法与语用交接的“灰色地带”,它对句法的要求尚不清楚。“是”尽管在有些语境中表现出跟“yes”接近的一面,但可以看清其句法结构,还看不出“是”发展出叹词用法的理据。

本文的研究表明:表层结构上的某些相同或相似往往是一种表象,需要联系其他相关现象,并最终追溯到词汇特征上的差异,才能看清事实的本质。语言研究,尤其是句法研究,就是“拨开迷雾看青天”的过程。

参考文献

- Chao, Y-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rnby, A S. 2005.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7th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 -T. J.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Annot-A-Questions [A]. In C. Georgepolous & R. Ishihara (ed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S. -Y. Kuroda* [C]. Dordrecht: Kluwer, 305-332.
- Huang, C. -T. J., Y. -H. A. Li. & Y-F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ddleston, R. & G. K. Pullum. 2002.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rttunen, L. 1977.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estion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 3-

- 44.
- Li, C. N. & S. A. Thompson. 1979. The pragmatics of two types of yes-no questions in Mandarin and its universal implication [A]. In P. R. Clyne & W. F. Hanks (eds.). *Papers from the Fifte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 Chicago, Illinois, 197-206.
-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2008. *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M].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U. S.A.
- Pesetsky, D. 1987. Wh-in-situ: Movement and unselective binding [A]. In E. J. Reuland & A. T.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 definiteness*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98-129.
- 丁声树, 1961/1999,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 1990/1997, 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 [A]. 汉语史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黄正德, 1988, 说“是”和“有” [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9 卷第 1 册):27-64。
- 陆俭明, 2005,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第三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 [J]. 中国语文(2):86-90。
- 邵敬敏, 2008, 由“是”构成的三种附加问比较研究 [J]. 甘肃社会科学(4):53-57。
- 王力, 1937,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 [A]. 龙虫并雕文集(第一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朱德熙, 1982/1998,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收稿日期: 2010-10-20;
作者修改稿, 2010-12-26;
本刊修订, 2011-04-06
- 通讯地址: 100875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chyhm@bnu.edu.cn>

“第二语言习得及外语教学理论前沿动态暑期研修班”通知

为增进我国研究者对目前国际第二语言习得及外语教学理论前沿动态的了解, 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及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18 日在西安举办“第二语言习得及外语教学理论前沿动态暑期研修班”。本研修班将对动态系统理论(DST)、复杂调整系统理论(CAS)、交互协同模式(interaction-alignment model)等新理论及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 并结合实际深入探讨它们在外语教学和语言测试中的应用前景。主讲专家有: Kees de Bot 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应用语言学系教授,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 应用动态系统理论于语言学的首创人之一)、Diana Larsen-Freeman 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教育学系教授, 国际著名二语习得专家, 应用复杂调整系统理论(CAS)于语言学的创始人)、Marjolijn Verspoor 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主任, 宾西法尼亚大学应用语言学暑期学校教授)、王初明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补缺假设’、‘外语写长法’首创人)、元鲁霞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 我国语言测试学研究学者)。

研修时间: 2011 年 8 月 16-18 日, 15 日报到。

研修地点: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西安市)

研修费用: 900 元/人, 研究生 600 元/人(凭有效证件),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程序: 请登陆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页下载《报名表》, 请填写《报名表》, 并发送至 julie@mail.xjtu.edu.cn。

报名截止时间: 2011 年 7 月 15 日。主办方将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之前发出邀请函。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祝平; 电话: 029-82665332; 电子邮箱: julie@mail.xjtu.edu.cn

Abstracts of Articles in This Issue

Remarks on *shi* and *yes*, by Zhang Heyou and Deng Siying, p.111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shi* in affirmative constructions. *Shi* of this kind may be regarded as a verbal category that licenses VP-ellipsis which is basically recoverable. Our analysis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from a detailed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categories like *dui* in Chinese and *yes* in English. It is argued that expressions with *dui* are *pro*-drop structures. The English *yes* is an interjection, which involves neither VP-ellipsis nor *pro*-drop.

The syntactic-semantic properties of the passive category *gei*, by Xiong Zhongru, p.119

Like the passive category *bei*, *gei* can mean “passive”. But the passive category *gei* extends a vP without a full argument structure while *bei* does so with a full argument structure. The *gei* passive category can be extended by the functional category Caus(e) or both Caus(e) and the *bei* passive category. It can block the head movement of the matrix verb for its morphological independency. To satisfy the morphological requirement of the higher functional category of the Caus(e) and the *bei* passive category, *gei* should be moved up to the positions of these categories. The landing sites make it develop the usage of *ba* and *bei*.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explicit performatives, by Wu Jianfeng, p.127

A single speech act verb does not perform its reflexive function online unless it occurs in an explicit performative structure. By treating explicit performatives as a cognitive construction, we can avoid adding new meanings to a single speech act verb, better deal with the separation of syntax from pragmatic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explicit performatives, and explain the true/false sentence pattern related to the Chinese embedded clause. As a typical cognitive construction, explicit performatives convey the pragmatic meaning of online reflexivity and are thus found to occur at the interface of syntax and pragmatics.

The low frequency of the classifier-noun mismatch configuration in corpus and its underlying reasons, by Wu Fuyun, p.135

B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Treebank 5.0 Corpu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classifier-noun mismatch configuration occurs frequently enough, a premise assumed in the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on the facilitative role of pre-RC classifier in object-extracted relative clause (RC) processing. The corpus analyses of object-extracted RCs show that classifiers tend to occur in the post-RC position, but seldom occur in the pre-RC position, totaling 10 tokens only, none of which actually conforms to the mismatch-match pattern. This offers accounts for the 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and suggests that natural language users mobilize other linguistic tools to avoid processing difficulties induced by a pre-RC classifier that is incongruent with the immediately following noun.